

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六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登武侯拜風臺說

予自黃州歸舟阻東風不前舟人指點此山有拜風臺因登眺謁武侯遺像而言曰曩者火攻操賊侯所祈者東風而今固東風矣赤壁之捷侯績居多而吳史誇爲瑜有陳壽因之按昭烈傳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曹操傳與備戰于赤壁不利武侯傳孫權遣瑜肅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概可知已方孟德下荊州時視彈丸之吳如拉朽吳君臣計無復之爲迎

降之策武侯激以大義權始拔刀斫案奮怒蛙
之氣委心聽命于劉豫州而惟其所爲此時吳
蜀同心瑜肅與武侯協謀共濟正大易所謂斷
金成城時也鬼神猶避銳焉而天豈違之哉以
故風師助順一迅掃而百萬檣櫓盡灰于祝融
蓋精誠之所孚格天意然也古來人定勝天者
劉昆反風而滅火耿恭拜井而得泉光武渡河
而冰合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遂平王尊執

璧當金堤而水波旋却吳越武穆王錢鏐強弩射潮江水爲東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之極天不自用而爲人用何疑于武侯也哉說者謂武侯曉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以決勝有之乎然或不專恃乎此

登黃鶴樓說

樓冠于武昌城東負崗臨流簷楹三疊鵠峙而
羣飛雄壯峻聳如虬之有角洵江漢巨觀哉第
扁聯無一佳者碑雜出皆時筆也其一爲純陽
呂祖詩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
浦衷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清風明月知夫仙家
逍遙自快何所不得意而欲訴其衷情哉訴者
控也人有憂則思控仲尼曰仁者壽又曰仁者

不憂壽矣而憂端不如儒之速朽也。呂詩真耶
僞耶。樓之最高處。呂祖像在焉。不應有僞。既而
憶世尊云。我于過去世。曾作忍辱仙人。憐汶汶
乎辱之。不免而奚翅憂及之哉。是以三教聖人
各有不解之憂。堯舜猶病。吾儒之憂也。如來發
四十八大願。釋家之憂也。衷情欲訴。道家之憂
也。特不知其所訴者何情耳。楚中人爲予言斯
樓不戒于火。因建纔十餘年。曩時祝融之後。規

制遺忘有童子構小式以獻宛然一黃鶴樓也
二千石喜極卽任爲大匠樓成忽去無覓其公
輸技癢現身乎予曰唯唯予不敢以齊東言概
天下也敬述之百世之後斯樓如故斯言豈欺
我哉

登赤壁說

夫山川之奇絕者多矣。赤壁獨著。非孟德周郎
曾治兵于此耶。乃吊古戰場文。皆不明言其地。
何也。自坡老遊赤壁。有前後二賦。而後人或鏤
諸石。或圖諸屏。或嘲謔于伶優之舌。雖童稚婦
媪。以及厮役之賤。莫不知有赤壁。而赤壁遂爲
我輩几案間物。予適黃過之。躡蹻而上。低徊于
荒臺圯閣之墟。悼蘇公之所悼。而蘇公之丰容

笑語邈不可尋卽堂榭猶存已非初矣江濤之
深淺洲渚之出沒不知幾變遷已惟風月不改
疇昔長爲赤壁之伴嗟夫有朽者有不朽者陵
谷易位安知赤壁之不湮爲澤乎此朽者也赤
壁賴賦以傳與風月俱無窮此不朽者也而萬
物等盡則不朽亦同歸于朽要之赤壁洵佳勝
然無甚竒絕特以蘇公舊遊之地又二賦動人
故耳而蘇公之有取于赤壁非擇也三載居黃

如南越王所云此中無可與語者。坐客不擇高下恣情諧謔乃至疆之說鬼其無聊極矣。此時江濱落莫無處盤桓而寄興于赤壁非真目爲殊異而癖嗜焉者賦則借以發其無限之感如鏡花之不可把捉世之人未覩赤壁者不知其若何光景既覩者陽浮慕而陰實疑之。却似癡人前說夢矣。

長卿再七○另有一赤壁在蒲圻山水佳勝而

長公所遊黃州赤壁曹兵未嘗到此猶杭州頽
州俱有西湖不獨黃也

借荆州說

荆州者巴蜀之門戶也。進可以圖中原，退可以保巴江，劍閣之險，吳失之，不甚關切。在先主則要害吃緊，必爭之物也。吳始聽魯肅計，以荆州借備，未為失策。蓋資其羽翼之力，合從拒操，非不得已也。已而赤壁戰勝，成鼎足之形，則吳之視蜀，緩急不足倚。奚貪夫僻國而借以上游之地。蜀之視荆州，如人之有咽喉，非此則周身之脉

沈氏尖說

卷六

七

絡不通。此時關羽周瑜錯處南郡。憚操而不敢相圖。操雄威蓋世。頗欲遷都。以避羽銳。豈其情哉。不過示怯以驕之耳。而羽果墮計。誅吳令絕。吳婚岸然。有弁髦江東之心。而呂蒙之陰謀。始售蜀之終于蜀也。亦孔明過慎之故也。彼金注西蜀。惟恐六之。而委羽以嘗聽其得失。而不爲之備。勢孤而無援。所以守蜀者何密。而防荊州者何疎也。孔明與先主所慮者操耳。羽所角者

亦操耳。不知有吳。而操猶虜也。知荊州爲必爭之物。假手于吳。以斃羽。則孫劉之隙。構必不能掎角而窺中原。而吾可徐議改玉之事矣。吾爲先主計。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所得他郡縣。厚以償吳。而修睦如故。吳有操在。欲保有江東。不得不存劉。以爲唇齒。如是。則操可圖也。初操聞權以荊州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正恐其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如予所云也。若知其五月渡

瀘陸沉于劍閣亦不必驚怖如是噫豈以孔明之智而獨昧于此哉則過慎之故也雖然庸愚如後主而隄足者且三十年使非蜀道崎嶇何以能苟延也

黃聖孩先生評○作書落筆操非慮劉之終有荆州所慮者吳蜀之合耳及荆州爭而吳蜀分操得高枕受利始知魯肅終始爲得策也

畜作人語說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遂還犬曰歸何早也唐左軍容使嚴遵美忽得狂疾手足舞蹈家人驚怖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由他路岳相所乘馬言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夫畜安能作人語哉不過如師曠所云石不能言或有物馮焉之意耳戰國時孟嘗君之客能爲鷄

鳴。晉時送王仲宣之。葬者。赴客。各爲驢。鳴嗟乎。
馬。牛。犬。猫。之。作。人。語。者。洵。物。怪。而。人。之。爲。鷄。驢。
鳴。者。亦。人。妖。矣。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桓南郡與殷荊州顧愷之共作了語顧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穀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沈子曰噫燎原之火洵靡有子遺矣儻松栢蒼翠雨雪紛紛雖烈焰無如之何則火燒平原無遺燎猶未了也夫人生平洵定于蓋棺矣儻

報怨者啓墓而鞭屍。殛奸者斲棺而梟首。則白布纏棺。豎旒旒。猶未了也。魚鳥還其故鄉。洵適矣。儻釣者出之重泉之下。弋者落之層霄之上。則投魚深淵。放飛鳥猶未了也。然則何時是了。菩薩永不墮輪迴。此之謂了語也。邪術有吞針者。正法有折刀者。則矛頭淅米。劍頭炊。猶未危也。吐納導引之流。齒落更生。髮星再墨。則百歲老翁。攀枯枝猶未危也。孺子將入于井。幸遇怵

惕惻隱之人忙來拯救則井上轆轤臥嬰兒猶未危也。然則何等是危。卽叅軍所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知此夜無月。又安知此馬非熟遊之地。而詫以爲危乎。兀术破汴。偏臨安。正心誠意獻君王。此之謂危語也。

黃聖孩先生評○大趣

徐楚白先生評○危莫危于正心誠意了莫了于大風覆舟有此危故有此了

形神重輕說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盡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乃愈由此觀之形完而神損者生可死也安金藏引佩刀自刺以白皇嗣之不反腹中五藏竝出流血被地眩而仆武后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由此觀之神

完而形損者死可生也。形神果孰重而孰輕也。是以真人遺形而後神超。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形之爲累也。

長卿再弋。○尚父旣挾此竒術，何不以治丁侯者施之于紂，而顧煩整旅哉。安金藏就醫于外，可也。而武墾輿致禁中，意欲何爲。

仙說

世俗所傳神仙惟呂洞賓最著以其發度世大願混入人間幻化不可測耳洞賓三舉進士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受延命之術得金液大丹之功又遇苦竹真君傳日月交并法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劒法年五十道始成號純陽子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有四昔漢武有云使吾得如黃帝棄妻子如敝屣夫然則人主

之所深願而難得者仙也。純陽子業已仙矣。謂宜薄天子不屑爲而何有于一第哉。唐之樊若水射策不入。穀遂爲嚮導以賣國。黃巢累舉進士不第。因舉兵犯順。又有願知制誥。一日雖死無恨者。予嘗怪其癡迷。以今觀于純陽子不足怪也。他念可灰。功名富貴之念難灰。此障不破。卽歷千萬劫。終須輪轉墮落。純陽子合下了此。蓋省事法也。當時雲房凡十試之。而後授以奧。

訣○竟○不○及○人○世○科○名○之○事○亦○稔○知○此○障○難○破○必
須○從○這○裏○走○一○遭○耳○

沈氏弋說

卷六

十四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世之治亂由士風士風之端淫徼慝未必盡係于文章而舍文章則無從核也言者心之聲文不成章其胸中多蔽動履安得條理發之事業必不光大以故衡文之職甚重不公者十私一二所得八九猶真才也不明則萬選萬錯幸有不公之一途玉石混收龍蛇雜進真才猶得以僥倖不明而又以至公行之則士子無噍類矣

今之不明者動輒自解曰吾至公也此心天日
可表諒之者亦曰彼至公也不採譽不徇薦而
不知至公最造業最害事也主司之品太上至
明至公其次明而不公最下公而不明不明之
故有二或其出身之初從時唾中勦襲掇拾未
嘗細討于先輩矩矱而以舊日自己帖括繩士
如夢如寐或原屬名家而簿書迷亂去文字之
道日遠執筆閱卷如醉如狂斯二者皆當自揣

不辭職以避賢路卽寄聽于共事之中與高明者虛心斟酌庶無大謬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但恐主司避最下考只除去公字耳沈子曰不明之人肯除去公字福德無量多所饒益

白少傅四友說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香山居士。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可見古人之友。其蹊徑各別。不如今人之混也。以予論之。不但是非心太明。則交廢。求備心太猛。則交亦廢。故淳洽者可以爲益友。慇直者可以爲諍友。恢諧者可以爲談友。光正者可以爲畏友。伎巧者可以

爲美友。慤而有謀者。可以爲解紛之友。貴而有
品者。可以爲護法之友。富而有致者。可以爲通
財之友。高才而不忌者。可以爲延譽之友。多能
而不拘者。可以爲代勞之友。神情飛動。意氣慷
慨者。可以爲助興之友。飲食豐潔。臺榭高華。伶
優精絕者。可以爲燕適之友。因材定交。採其長
不計其短。則交道自弘。若混而施之。譬以杖作
几。以鎗代耒。以馬司晨。百無一效。而今之人。凶

終隙末皆厥初。混施所致也。說者曰：是數友寔難爲。白少傳友則尤難。予曰：不然。少傳詩成輒誦之。老嫗老嫗能解。方脫藁示人。則爲樂天之詩友者尚易。况酒友山水友與空門友哉。今人責備求全爲友者日以難耳。

冒濫相知

今人動輒曰相知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扶危拯困名未揚而爲延譽行旣玷而爲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吊不缺于往來問候不隔于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驩而臭味不投是相密非相知也門戶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涼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冀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

非敬非愛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面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字已久忘而邂逅處彼此寒溫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于臧洪。卜其來救。陸抗之于羊祜。決其無醜是也。張元伯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爲恨。于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肯前。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爲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歿後精神實喪。

風味轉墜。踰年而殞。比于管鮑牙期。交情更篤。交道更稀。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

沈無回先生評。○自功名富貴之習。入人膏肓。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可爲太息。

竹林七賢

七賢乃世俗標榜之稱非諸子所以自命當時
俊傑固不止此也稽叔夜品邁千古晉人中不
可多得然因其誅而以明哲保身少之非也或
痛其冤而謂格調超阮嗣宗山巨源上亦非也
王戎劉伶阮咸無大過人處而至可鄙者向秀
應計入洛在康受誅之後經康舊廬感笛聲而
作思舊賦贅矣李溫陵所謂七賢中最無骨頭

者確論也。然何以得列七賢之數？蓋有說焉。世有根器凡庸而不知所嚮往者，不屑與光塵爲伍。每每依附名流，如蔓草之倚喬松，窺人意旨所屬而摩其似時，而飾爲節俠，時而托諸坦夷，概以微巧動人，而寡識者偏喜其與已合。雅量者亦混而收之，以爲同臭味，而不核其真。向秀之于七賢，是已。晉史稱稽康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想當時秀所最注意。

者。康。耳。康。才。品。丰。神。爲。竹。林。領。袖。秀。不。得。不。倚。
以。爲。重。嗟。乎。管。幼。安。華。子。魚。霄。壤。矣。而。管。不。絕。
華。豈。竹。林。之。傑。而。不。能。容。一。向。秀。哉。
長。卿。再。弋。○或。云。向。秀。若。僅。依。附。稽。康。康。亦。不。
容。秀。矣。倘。別。有。長。處。不。可。知。不。得。直。頭。抹。殺。子。
謂。若。有。長。處。晉。史。何。以。缺。焉。

賢不肖相遠

南唐嚴續嘗延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
幾萬緡併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
文旣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其事業績封還
尚異改竄熙載悉返向日所贈而去陳壽將爲
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
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沈子覽此而嘆
曰嗟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紀僧真得幸

於齊世祖請曰臣本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
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
敷謝藩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
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造世
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宋世祖至殷
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悲當加厚賞
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
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

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沈子覽
此而笑曰怪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蜀道難

昔人稱仕路難于蜀道以予觀之蜀道之難在
山川不在風俗。今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何
也。西夔夜郎古不賓之地相如以一詞臣開曉
之遂關沫若徼泮阿聲施至今則是遼遠于蜀
者尚顧化之易矧蜀在三代固已稱冠帶國乎
武侯以嚴治蜀民情宜怨而不宜思迺玄宗幸
蜀士女遮道出觀衣巾皆縞歷魏晉五代以至

于唐幾社矣。猶然爲武侯服喪。李石奏對延英
言蜀中元日百姓詣佛寺先拜。故劍南節度使
韋高圖像。然後禮佛。故老云方稅重。令公輪年
全放恩深于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夫孔明
鳳翔洵有遺愛。而蜀中風俗之厚。已露大凡。彼
劍門巫峽之險。失足者百不一焉。故曰蜀道之
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也。士大夫指宦遊爲畏途。
特患得患失之見耳。得失心輕時時有拂衣掛

冠之想任他城府荆棘見我手足無措彼蓋以我之不要做官爲孟浪人也而彼要做官之人誰肯投珠彈雀將封妻齎子鄉賢廟配之身與我爭勝負于一擲乎然非真以義命自安必不能有此痛快至于做官自一命以上各有職司文法掣肘不能如意民情土俗不能調適一日無功則一日素餐一時無勞則一時素餐令有令體守有守體監司有監司體等而上之各有

體要之當持者內典云大臣享高爵厚祿而無
功德及民當食牛報觀此則軒冕真是桎梏故
曰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也

方外方內

夫人遊方之外者乃可遊方之內卽如東方朔
謔笑武帝之前夷然不以爲意佛圖澄與石氏
父子處不啻狎鷗李長源立肅代德猜忌之朝
去留自若真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者乎蕭何郭
子儀非不善保功名而斤斤自完如置身于頽
垣朽棟之下惟覆壓之是虞智術豈不足哉遊
方之內故耳若方朔輩與人主爲嬰兒歲月追

隨寧無齟齬。矛盾之處。而人主諒其無他腸。依
依不忍捨棄。所謂嬰兒。詈人而人不怒者。非耶。
神龍遊戲于靈潮。吞吐變化。惟其所之。與鴻鵠
高飛雲端。遠縉弋之加者。自異。以是而律陶朱
子房。又超而上之矣。

君臣情誼

晉明帝疾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禕乃石崇妓
綠珠妹也有國色善吹笛時朝賢悉見帝曰卿
諸人誰欲得者衆無言吏部尚書阮遙集曰願
以賜臣帝卽遣出與之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
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
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
曄乃奉旨上歌旣畢曄亦罷絃韋綬在翰林唐

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值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古君臣之間相愛敬如此三代而下體統濶絕自秦始皇始深居稱朕禁不聞聲而情誼寢以疎薄然秦風旣見君子並坐鼓瑟又何褻也相褻必至于相陵相陵必至于相睽司馬門三日不報情誼之不通也秦用夷法非所以訓後世鑒其敝而削去苛禮以通上下之情至宋太祖

猶能雪夜幸普宛然家人父子之風而宋儒謂魯不當用禘夫周公以元聖位冢宰又叔父也負展而朝有年矣卽以王禮饗固宜成王何爲而不當賜伯禽何爲而不當受特季氏僭之非耳問禘而曰不知曰不欲觀聖人自有微旨豈是之謂乎刪詩而列魯頌于商周之間寧無意耶陋哉宋儒之見其猶仍秦之餘習而并不聞晉明宋武唐德之風者也

宋儒妄議孔子

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蓋明知其不行特借此以懼三家耳胡致堂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時仲尼業已告老致仕權不在手安得有兵卽見爲大夫而先發後聞置哀公于何地是仲尼以叛而討叛矣宋儒議論苛刻不減申韓而此言尤屬放誕卽如朱晦翁當代巨儒而列王安石于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詆蘇文忠公謂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蓋文忠上神宗書指
程頤爲姦邪小人犯洛黨之所忌故耳不特此
也秦檜以和誤國而晦翁稱其有骨力岳飛以
忠受戮而晦翁譏其太橫譏其直向前廝殺然
司馬溫公著通鑑有丞相諸葛亮入寇之句晦
翁駭之而著綱目則晦翁于宋儒中號有識者
猶尙如此近世學究莫不謂宋儒精于理學而
不知其是非顛倒乃無忌憚之尤者卽仲尼大

聖猶且不免况其他乎語云釋誤則羽老誤則毛夫儒誤則何如哉

聞子將先生評○文定傳春秋專以尊周爲主其曰先發後聞謂魯先發而後聞於局也孔子不請於周而請於魯故作是回護耳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略徃徃動後人之疑雖然孔子舉動似不必宋儒回護也

文章節義

造物忌全。予其角者奪其齒。多其足者少其翼。故黍稷之屬華而不芳。蘭桂之倫馨而不實。兼之者蓮也。桃杏無香。梨李無色。梅無味。皆不及蓮。故有並頭之瑞。有九品之尊。植物如此。人亦有之。文章節義相兼者。千古不多。幾人在。春秋爲季札。在戰國爲屈原。在漢爲諸葛孔明。在晉爲稽叔夜。在唐爲駱賓王。在宋爲蘇軾。皆無可

置議者此外亦非予所知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宋熙寧間黨分爲二。王安石用新法而司馬光等排之相角不下。及光歿而其黨又分爲三。有洛朔蜀之門戶。蓋以地言也。而當時人主切齒植黨。勒石志之。則以爵爲次。夫宋去今未千載。而其人湮滅不傳者多矣。予蒐而備載之。以俟後之君子覽焉。其詞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

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
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門
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
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
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
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馮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昂

王欽臣

孫叔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叔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沈氏弋說

卷六

卅四

吳安詩

歐陽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衡鈞

交公適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峒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 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 貫

朱 紘

吳 朋

梁安國

王 古

蘇 迥

擅 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 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 治

都 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緯

何大正

呂彥祖

梁 寬

沈 干

曹興宗

羅昇臣

劉 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正

許堯輔

楊肫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望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友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督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湯 鉞

司馬康

宋保國

黃 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 衍

余 爽

鄭 俠

常 立

程 頥

唐義問

余 卞

李格非

陳 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 涓

孫 諤

陳 邨

朱光裔

蘇 嘉

龔 史

王 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枯

虞防

李朴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淋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裘

洪羽

趙天佐

李沂

扈克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鏗

蕭利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北

向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濟

郭子旅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玘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辰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 偁 梁 弼 陳 恂 張茂則

張 琳 裴彥臣 李 偁 閻守勲

王 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 祐

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

說曰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

顯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
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之數。
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
阿權。廕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覺黃
履。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
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
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
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

富歐范等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耻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流。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卽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黃聖孩先生評○寬富韓諸君子以假公而入
章惇羣小以釋憾奸人之術類如此

俗不須醫

天地間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不俗則孤子
而無徒俗則和同而易與狀貌俗觀者以爲有
度焉議論俗聽者以爲有識焉腸胃俗窺者以
爲有養焉摘詞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
積金穀如聚塵居官而俗名不掛于彈章居鄉
而俗宜廟一塊生豬肉死去受享器具而俗適
市者翹值以售燕會而俗設糖餅五牲唱弋陽

四平腔戲賓以爲敬園圃而俗卉木比耦石獅
瓦獸松塔栢毬遊人解頤嘆未曾有寫字而俗
姜立綱法帖一熟胥史衙門作畫而俗汪海雲
張平山等筆肉眼珍不音肉眼收重于石田伯虎諸俗未
易殫述而總之有一俗有一俗之效驗裨益我
故曰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也昔人云俗便
醫不得夫涉世惟恐不俗耳旣俗矣何須用醫
世人生長于俗而以俗爲諱爲誚魚遊于水而

忘其功。躍冶之金。造物且以爲不祥矣。或曰子
憤世而狂言耶。予曰子非媚世之鄉愿。何以惡
聞狂言。

長卿再弋。○雅俗對看。特是一解。而俗之得名
原從光塵中來。故曰世俗。曰時俗。曰風俗。曰習
俗。曰流俗。曰易俗。曰從俗。而又有惡俗。美俗之
別。夫繫俗于美之下。則俗非不美之定稱也。聖
人化誘愚俗。就大節目處論。細微則聽之。故君

子之服也。鄉魯縫掖。宋章甫卽聖人亦不免于俗。近世之中低至四五寸未幾而高尺餘袖條小條大卽不佞人所目爲立異者亦不能不俗也。俗便脫不得世人說他頗僻不恨若說他俗則人人切齒以故商賈不安于笑盤稱說詩書自附斯文章縫不安于頭巾縉紳不安于紗帽譚禪講學自謂有韻逃俗而反得俗殊可矜憫夫古今人惟狂狷爲不俗耳春秋時衛侯效吳

語誰驅迫之使然此之謂不俗而俗也賤莫賤于沒骨力此類是也予舉以諷世之爲衛侯者徐楚白先生評○人日長一日則俗氣日變一日做秀才則俗而酸居官則俗而險林下則俗而鄙矣如何是醫俗良藥

玉山主人對問說

孟后之廢也鄒浩爲諫官曾公亮孫誕與浩善
三貽書勸浩力請復之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
誕設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大畧咎其不能見
幾而以需獲罪方徽宗廢孟后時天下孰不知
劉賢妃之將冊立也緩而至于四年之後是人
主亦知畏清議也浩能蚤見而苦詞感悟必不
至陷君子過卽諫不行亦不至獲罪若是酷以

爲老母憂誕之意蓋如此當時田畫王回曾誕
皆高士莫逆于浩而畫聞廢后之事謂人曰志
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有咏墨子詩知君旣得
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亦爲志完而發
及志完諫立劉氏藉王回一激之力而誕猶且
譏之由斯以觀浩蓋不信于友矣君子信而後
諫不信友焉能信君浩豈真頑且懦哉浩不過
爲講道學所誤耳講道學之人不曰翹君之過

非厚道也。卽曰有老母在。浩蓋動而掣肘。不得自由。其受病之根在此。而田畫王回曾誕未之知也。張浚有言。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而以予較之。陳瑩中有術。鄒志完無術。何也。瑩中取士前五名。悉取談經純用荆公之學者。後以博洽稽古之士綴焉。蔡卞雖積忿無隙可乘。而志完諫立劉氏。被謫還朝。後帝索其稿。已焚之矣。退告瑩。

中瑩中曰禍其始此乎蔡京果使其黨爲僞疏
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浩遷衡州別駕再竄
昭州陳瑩中諱瓘兩人伎倆霄壤誠樸之于穎
敏懸矣使曾誕而知志完之深也玉山主人對
問可無設矣

兩及吾門說

昔張師德兩及王旦之門旦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每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其兩及吾門也狀元及第所爲如是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如耶夫以狀元謁宰相據世俗言亦未爲謫而且深鄙薄之何也蓋古之時相權重相體亦尊王荆公執政有乞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郭祥正也有請以殊禮

待宰相令子弟爲樞密兩制京師賜宅第者鄧
綰也有因其始封舒又倖舒逐于舒州築傳岳
亭者李師中也有曾詆熙寧新法難行忽作巷
議十篇極力贊美者吳孝宗也有以大籠貯雀
詣客次搢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者鞏
申也秦檜執政獻詩者僉曰元聖韓侂胄執政
上書者呼爲我王此皆宋室事也王旦安得不
爲張師德惜哉然亦存乎其人耳五代時馬胤

孫號三不開相公入朝不開印見客不開口歸
宅不開門安得有貢諛私謁之人卽以宋論王
珪之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論目爲三盲
相公夫然則高門且開流水絕軫雖羅雀可也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侂胄擅權十四載怨毒盈于內外乃借恢復之
美名爲善後計于是用陳自强蘇師旦爲腹心
爪牙而辛棄疾鄭挺鄧友能之徒進追封岳飛
追奪秦檜挑釁首禍興師伐金拒丘密之直諫
竄莘岳于遠方未幾而程松逃歸吳曦降虜郭
倪李爽皇甫斌相繼潰敗兩京兩河震撻失守
行成之使相望于道金人求首禍之臣中原函

侂胄之首賫送軍前。其時秦韓兩太師邂逅泉
下。檜曰噫。汝不忍豎儒之笑罵。生事邊疆。兵連
禍結。竟喪其元。悲夫。侂胄曰。吾非拙于謀身也。
不得已而祈自解免耳。檜曰噫。夫固寵亦自有
法。外挾驕虜以要其上。豕突而來。鳥散而去。來
則人主倚我爲重。去則人臣莫與分功。操縱惟
吾權。由獨制。故身安而祿位無恙。汝其自取乎。
侂胄曰。君子不以成敗定是非。爾時有李綱宗

澤岳飛韓世忠吳玠等在不用以恢復而和議
是主成中原積弱之勢爾則負國予不負也檜
曰噫和親匈奴自漢高帝用劉敬策已然矣元
帝因之明妃青塚千載貽恨夫夷夏連婚所傷
實多不若賂以金繒于國體猶未玷也嗟乎嗟
乎是非原無定衡陳湯之功黜自石顯遂以爲
妬能忌才郝靈空之賞抑自宋璟卽以爲灼見
大體我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亦主和不主戰

范文正公經畧西夏亦不主戰而主和。和非子
初議也。世無罪寇范者而罪予。是非何常之有。
且所謂和者力足以戰而和則爲包荒力不足
以戰而和則爲懼怯。置李綱諸人于度外以有
用爲無用。乃所以善用之也。侂冑曰二帝蒙塵
豈臣子言和之日事勢與寇范大異烏得藉口
自文檜曰噫戰則二帝必不能生。卽虜目爲利
藪而生之必不能還。况江南半壁之天下財匱

宇○蹙○能○制○兀○木○之○死○命○乎○祇○以○國○斃○耳○甚○則○以○
高○宗○爲○二○帝○續○也○子○輿○氏○策○滕○止○有○遷○與○守○之○
二○途○不○聞○主○戰○而○勾○踐○違○范○蠡○之○諫○伐○吳○竟○致○
會○稽○之○棲○柰○何○妄○議○用○兵○金○人○與○我○南○北○協○好○
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釁○自○汝○開○汝○爲○戎○首○夫○
夷○與○夏○人○世○分○別○之○名○非○上○帝○意○也○天○興○天○廢○
誰○能○爲○之○而○汝○欲○以○人○力○回○天○功○妄○自○附○于○恢○
復○愚○矣○哉○侂○冑○曰○和○議○是○矣○天○下○寃○岳○飛○之○死○

于汝安乎。檜曰：噫！凡有識者，皆闡于斯爾。亦拾餘唾耶？當時不殺岳飛，則和議不成。漢景帝聞袁盎言而誅晁錯，云：吾不惜一人，以謝天下。吾誣飛一人，而罷兵息民，脫百萬生靈于鋒鏑，保其首領，功大而過小，鬼神必陰諒之矣。莫須有獄詞也。庸人難以譬曉，不得不羅織其罪。飛實何罪之有？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得不椎殺晉鄙。鄙何罪哉？古豪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類如此。

佞胄曰爾以巧免。予以拙敗。然形骸其盡。病死
刃死。死等耳。身爲太師。歿而遺臭。予與爾何殊
哉。檜曰噫。佳兵不祥。老之所戒。違此者必凶。天
道好生。亦好還。凡攻城畧地之勲。光垂史冊。空
名也。骨暴于原。鬼號于野。孤兒寡婦之哭聲。遍
于途巷。實禍也。是以造物忌之。吾寧墮一己之
名節。必不犯造物之所忌。吾子孫當鼎盛榮顯
無涯。已得請于上帝矣。汝不吾及也。佞胄默不

能答

黃聖孩先生評○古云畏文人之筆端援古證
今使果出檜賊之口當益銳其嘴距而有辭於
天下後世矣

卓去病先生評○此是戲論而詞旨自是中倫
晉鄙守官而死後人何以不爲伸冤侂冑之主
戰與張德遠何異三敗之辱亦不減侂冑何以
在侂冑則爲誤國在德遠則爲復仇豈人貴自

立侂冑奸邪萬萬非德遠可比耶然論事者亦
祇當就其事已矣

做不得三字說

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已而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已而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已

而同知樞密院事已而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
俄知開封府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又
巡撫陝西綠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并代經
畧使知并州事尋以足疾劓潰血出假寐僧舍
而薨享壽四十四贈戶部尚書由斯以觀若水
蓋未嘗急流勇退也。老僧所謂急流勇退者蓋
勲名進盛時倏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剎那間
而非人世上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不然若水

自通籍以來至于捐館一路功名到底何嘗拂
衣泉石納履煙霞而老僧顧以勇退許哉惟功
名心太熱纏縛于簪纓圭組而不能自割此陳
希夷所以意未決而老僧所以云做不得也

世俗好傳人死

昔蘇子瞻自傷之詞有云人皆相傳爲既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讀至此令人慘然春秋時訛傳太宰嚭死仲尼獨卜其生以天未亡吳故豈子所謂惡之欲其死耶在宰嚭宜爾不宜嫉子瞻如是極也子乙巳之長安與家第言別儻有浪傳吾死者幸弗信已而親朋噴噴詫吾諸弟喪兄而冠服不素道路以目噫嘻可畏哉羽積沉

舟灰聚折軸惟口興戎非虛語也予辛丑遭帷
薄之變壬寅遭闕墻之變辛亥遭逆奴謀弑之
禍于中途命幾殞者屢矣浮議蜂起言人人殊
故曰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苟不佞平時整
穀飭修則流言飛語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已實
致訕于人乎何尤孔稱不怨不尤孟稱不愧不
忤予合而言之惟不愧天所以能不怨天惟不
忤人所以能不尤人也予不能無愧忤亦不敢

有怨尤又不敢引孔顏牛惠之事爲解因自忖
種種寃報皆前生宿業所招姑枚舉一二以醒
世卽如波斯匿王殺其甥三十二人以頭共盛
一函封閉送與其妹毘舍離蓋因其國輔相之
子遇最幼之甥乘象過橋捉擲墮塹輔相懷毒
陰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爲刀着馬鞭
中贈此三十二人人各悅之出入懸帶見王輔
相向王說諸兒年盛力壯一以當千今各藏利

刃于鞭謀欲殺王王索看良驗悉誅殺之阿難
問佛此何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
其盜殺一牛有此果報唐元和中汴州招提院
僧遇雷而爲鬼屍所逐墮井而井中先有死人
縣尹察其無他雪之至漢南界檜樹下逢一老
父具告所以父曰吾善易爲汝著之著畢曰子
前生兩妻汝皆辜焉走尸逐汝者長室也井中
死人側室也縣尹釋放汝者汝前生父也言畢

化去開元中唐紹李邕之事尤奇果報之說確
有可據但不知予前生作何等樣業而今生坎
壩如是惡予而欲其死者又不知此何因緣還
當向三寶懺悔爾

于忠肅公改謚由因

公爲諸生時好祈夢歿爲明神廟食西湖之濱
祈夢者輒予異兆先是公謚肅愍于謚法未合
愚按憲章錄御製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獨
憐其忠則忠之一字出自宸斷非臣子所臆參
也而議者何以缺焉本兵王雲渠于都中得夢
夢于公訪之有詩相正覺來但記一聯空山清
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適蕭允嶠公祖撫

浙題請改謚肅愍曰忠肅王異其夢而謚始定
可見公之精英時往來于白雲紅日間至于今
猶凜凜有生氣焉章句小儒毋拾他人唾餘而
輕爲論列可也

徐楚白先生評○公改謚忠肅武穆亦宜改謚
忠武

龐公造福大畧

予嘗謂太上能令人忘最下亦能令人忘惟不
忘者稱其龐公哉吾杭當省會之衝往時素封
苦于大役自部院至守令各官俱以富民值日
一切交際餽饗嗜玩悉取辦焉其民破家拆產
以供不時之需未幾月日而室如懸磬里遞復
議一富室充之名曰耳房庫子 世宗末年倭
警孔棘胡梅林公祖以尚書總制東南駐蘇于

抗保障之功以威福之過而稍掩閭以難致之
物追供于片時禍且叵測而胡公雄才大畧不
知民間之疾苦知是以故耳房庫子或一日二
日而破家者有之又有斗級之守支館夫之供
應舖行之買辦皆積蠹相沿牢不可破龐新菴
公祖按浙痛加釐革條其事于朝改爲一條鞭
計畝增稅以均其役不專累富戶而貧民亦不
任受瘠良法甫定蘇斯民于湯火之餘公蓋有

天造于浙哉一條鞭自公始而海內徧而行之
其有德于海內之生靈甚厚里邈父老時時爲
子述龐公遺愛津津乎其言之真所謂福星也
已當其時墨吏遇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至于
今百姓思之若赤子之號慈母焉有斐君子終
不可諉兮公之謂矣公諱尚鵬嘉靖癸丑科進
士南海人官至左都御史予欲合張嵒崧龐新
菴兩公祖尸祝湖山間而以後來諸名宦附之

又以吾浙劉誠意于忠肅王文成三大功臣主
之則張麗不啻二曜諸名宦比于列宿自相輝
映三大功臣鼎足而峙爲國羽儀四方士大夫
宦于浙者與鄉先生歲時燕衍于此各動其仰
止先程之心不大快乎然祠宇非極壯麗不足
以昭榮觀計其費約萬金亦人情所樂捐者稍
不足將其他陋小生祠變易之足矣茲蓋有志
而未逮還以俟桑梓之達尊與當路之圖不朽

者

長卿再弋○杭俗逐末爲生市井細民無終日
之糧富室無終月之糧卒有緩急雖墨翟不能
守也寺人孫隆曾抱杞憂欲通市河于省城內
使米船自相糴糶而吾杭有謹厚大臣于已未
使他辭泥之嗟平安得當塗之人倜儻而排衆
議挺然擔當者乎卽李鄴侯之開井蘇學士之
濬湖何以加茲功在社稷又不啻龐公之造福

沙比才

身才

才

斯氏巴也

張公定變大畧

今上御極之十年爲壬午春夏之間兵民兩變
先是大中丞吳公善言撫浙以減餉故戎行脫
巾而譁鼓譟而進挾吳公至營中挫辱非常一
時監司藩臬相顧錯愕越俎調停十餘日稍解
兵變未幾而民變繼之口實于踐更之役囂然
蜂起吾杭自吳越王錢氏歷宋元至今其民久
已不知兵革其俗奢而偪上市販之夫呼鄉紳

則叱其名稱當道官長不老且翁則從而號之
賤凌貴小軋大時時有思亂之言蓋俗之最不
美者一旦見撫臣之受窘于卒伍也以爲吾亦
可以如此矣其時首難者丁士卿奮臂一呼而
闔城如狂鳴金揭竿聚萬衆無賴之惡少晝夜
橫行焚劫富貴之家以利其所有城中火光燭
天喊聲撼地故事市廛之氓每歲戶出錢若干
名曰間架有司將間架錢顧役以警晨昏名曰

火夫頃者既歛其財又役其力晝疲負擔宵苦
踐更雖當事者失于調停而因之以爲亂則承
平日久效尤于兵變而勃發其無忌憚之心也
廷議以張嶠崧公祖令滑時有應率之才推轂
授鉞蓋責之戡定戎行初不知民訁又如此也
公期以仲夏三日入境中途聞變兼程戴星而
來月朔入境卽下令安反側與三軍之士約以
功贖罪三軍驩聲雷動前歌後舞縛亂民于轅

門○斬○之○杭○民○最○刁○亦○最○懦○聞○兵○來○皆○匿○跡○自○竄○
其○所○縛○而○斬○者○醒○醉○相○半○醒○者○以○觀○望○被○擒○醉○
者○曩○時○焚○劫○富○貴○之○家○恣○意○酣○飲○者○也○而○漏○網○
固○已○多○矣○是○日○斬○首○級○百○餘○次○日○止○殺○恐○傷○天○
地○陽○和○但○斃○之○于○杖○下○自○月○朔○入○境○凡○三○日○而○
兵○民○安○堵○如○故○公○之○經○濟○可○知○方○公○之○中○途○聞○
變○也○庸○人○或○逗○留○不○進○矣○此○時○營○中○反○側○未○安○
設○有○草○莽○大○俠○爲○流○言○以○懼○之○兵○民○協○心○則○事○

有不可知者。公出其不意，定變于頃刻之間。此何如識力哉！無何以他事誅戎首四人，復下令賞脇從者三軍，股栗朝野，咸服其才。迄今吾武林士安于黌農，安于畝商，賈安于肆，而縉紳逸民安于山林，父母妻子得保首領，復享太平者，誰寔貽之？非嵒岷也耶！此不必生祠于郡縣，名宦于宮牆，而口碑劄記自足垂無疆矣。公令滑時大盜數十人詐稱校尉，入見露刃，迫之欲得

府庫財物。公曰：動府庫財物，吾與若皆不免矣。當與富民貸之。盜然其計，公卽刻書邑中。富民姓名某某，以示丞。其數倍盜。少頃，富民整衣冠，齎財物至。以長几案格盜。盜見財，洞心賊目，亦復不備。公因得脫。走向所書富民姓名。蓋邑中健步快率也。所齎財物，卽那移府庫者也。其數倍盜，則以兩擒一，不勞餘力而羣克已，駢首于堦下矣。夫官雖異途，儘有材智埒科目者。輿臺

之賤亦時供牛溲馬渤之需儻非平時朗察于
度內緩急間不束手受制乎卽不然眼中無珠
悞認而悞使之殆矣公真人傑也哉公諱佳胤
字肖甫嘉靖庚戌科進士銅梁人篤于故舊能
詩古文辭爲騷壇第一流人物予兒時所傳聞
于父老者如此述之以俟後之作者使有所考
長卿再弋○張公定民變在呼吸間而正脫巾
之罪遲至一載後議者訾其需且先授彼官級

而徐以他事誅之議者皆其譎予曰豈得已哉
以功贖罪權也有功者賞信也旣賞而復誅但
禮渠魁不記錄前事安反側也公之苦心極矣
若無民變應不如此區處蓋凡當事者極難耳

緒言雜錄

共四十八條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這就是道。心惟微。違禽獸不遠。這就是人心惟危。

世人伏枕後。千思萬想。無所不至。及到日間。一毫也。做不得。則是夜之昏濁。反不如晝之清明也。子輿何以云云。子輿所論者。氣也。子所論者。心也。人形體。豎心亦豎。禽獸形體。橫心亦橫。睡眠時。人心與禽獸無二。以故禪門玄門。只教人

靜坐靈羊掛角。手樹而眠。寇來隨覺。其心豎。故
警醒也。豎頭須所謂沐。則心覆亦此意。

鯨自用而不師。禹智以行水。是人莫知其子之
善也。宋人握苗助長。是莫知其苗之稿也。

人以禪受爲唐虞。獨荆而遯之。上古遂人葛天
無懷。皆非世及者也。人以征誅爲湯武。獨荆而
阪泉。涿鹿之戰。黃帝先已行之。則三皇以降。大
抵皆因也。非創也。

伊尹一介不妄取與頗近狷。五就湯桀頗近狂。近狷近狂豈非中行而孟氏以任之一字概之。夫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栖栖皇皇老而後已。孔子何嘗不自任耶。

人必境地相及而後相知。故子皮能薦子產。史魚能薦伯玉。而子產伯玉必不能薦孔子。宰我欲短喪非無父乎。然仲尼不以此貶聖。安得據禽滑釐之學墨者而罪墨哉。

漢文宣室之對。夜半前席賈生。則亦有鬼神之
溺。與漢武無異。乃新垣平竟受赤族之殃。罪與
文成五利等而罰過之。非文帝之憐于武帝也。
慚其見誑而怒不可回也。

吳公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絳灌短
誼。洛陽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夫總一年
少。而或借爲褒美之詞。或挾爲中傷之語。若進
此說于孝昭之前。必不聽矣。孝昭十四能辨上

官桀之詐年方幼冲絳灌必不敢以此說進

關里之人呼孔子曰東家丘特習其面貌故藐之耳假令漢武帝知相如之爲今人也雖竒其才未必鄭重之而尙書給札矣蘇子瞻與相如俱蜀人卽漢宋殊時不能無入宮之妬其深詆之以此

扶蘇自殺在始皇晏駕後戾太子據之死當武皇帝之身當時廷臣無一人雪壺闕之涕者大

鴻臚田千秋獨鳴其寃一言取相愧者忌之而
因短之。然此乃武帝作用之妙。卽褫廷臣而撻
諸市。不辱于此矣。

李德裕謂漢文帝誅薄昭能斷矣。而于義未安
又引周宣王封申伯。秦康公送晉文。詩證之。予
謂此二事與薄昭不類。申伯出封于謝。未嘗留
相王室。晉文返國而至渭陽。亦未嘗臣事秦也。
况又無過惡可摘。其待元舅之情。安得不篤。薄

昭以人臣擅殺使者此而隱忍漢外戚之橫不待王氏始發而追論者且咎漢文之作俑矣其不相竇廣國亦此意也。

史遷傳酷吏而首郅都唐權德輿寃之歷數其直方之概于剛德有合而悞被酷名深致痛焉然則遷何以竟黜之耶予嘗按之傳音無問名筆與否試官皆粉墨塗頰極其諛侮乃舉子不遇者憾主司之無目而借優舌以寄其怒罵者

也。遷曾膺三木。屈體受辱。痛恨于獄吏之舞文矣。其于郅都亦猶是意爾。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官亦然。史官定袞鉞于片言。而附會失實。欲逃陰譴。得乎作史者不有人。過卽羅天刑。韓昌黎之言。豈誣也哉。司馬氏班氏皆世史也。故皆不免于患。

張說惑昌宗之囑。耻受激于宋璟。慮已不得專美。祈吳兢削去賂以美官之事。改去汗青史欺。

鬼神之數語夫始之薰灼權貴者何心而終之顧畏清議乞憐于直筆者又何心也漸轉而漸正璟之力也嗟乎欲掩宋璟之激而并不掩其祈吳兢之情可哀也哉

紂之姐已不與崇侯飛廉共夫差之西施不與伯嚭共而玄宗牀第之愛偏以分人殊不可曉彼自以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莫及也而誨淫于太真使祿山出入臥內褻溷帷簿從古妖

孽災異。卽蛇鬪石言。不踰于此。

郭子儀犯法并州。李太白竒之。解官以贖。夫嘉仲父者。歸功叔牙。誦淮陰者。追美蕭相。乃千載而下。知有汾陽。而太白憐才之熱。腸何杳無傳也。豈非以詩句掩歟。

從古弑兄而自立。天未有不反中其身者。魯桓公弑隱。而公子彭生之禍立見。胡亥弑扶蘇。而閭樂之戈起于望夷。楊廣弑勇。而頭顱竟壞于

宇文化及之手燭影斧聲何獨漏于太宗而享國長久爰及苗裔豈倖也哉三代而後篡弒者直書篡弒凡史皆然不必董狐之筆也宋史臣何愛于光義而微其詞以爲之諱耶

王允失之太密。五王失之太疎。蓋李催郭汜脇從之姦。武三思渠魁之惡。脇從而窮。治令反側不安。允實自貽伊戚。渠魁而寬。假忽爲几上肉。薛季昶已知其無死所矣。

孔明讀書獨觀大旨。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說者。曰經濟之學以致用也。與章句不同。涉獵之家以博趣。與討論不同。如此則孔明爲不知趣之人。而淵明爲無用之物矣。孔明臥草廬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其經世之念頗淡。安知非涉獵乎。淵明宰彭澤時。民人社稷。交責于躬。其遺世之念未堅。安知非經濟乎。

凡夫出家。非因進取不遂。卽因冤親不睦。故到

底不能成佛作祖。秀才讀書只爲富貴不爲功名。故到底沒有經濟。雖然至于今日不但無功名之士。并志于富貴者亦鮮矣。

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髦乏嗣者終日營營爲所不知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江南之橋江北化而爲地。氣不同故也。然猶相去遼遠。卽如一頃之田。此收石餘。彼收數斗。何說耶。惟人亦然。得父質者十之二。得母質

者十之八九。試就形骸長短按之。子無不肖母者。况精神營魄哉。

詩自大曆而上。文自西京而上。此騷壇酸語也。以今人而襲古吻。猶如三家村漢子學說官話。可發一笑。

五倫中。但有朋友。而無親戚。今人加親戚于朋友之上。已失倫矣。甚至以朋友而結爲兄弟。此皆白丁無士氣者之所爲也。

蒙師但可用之課誦今人往往便其易與而行
文時亦不復更予見世俗纖嗇者臭醬在甕不
忍拋棄且將新瓜先伴一番後以美醬伴之而
不知最初鮮甘之味已爲臭醬所奪今之蒙童
皆臭醬伴訖者也

今人方從師時遂頗厚而刻稿旣刻稿後因而
遂不從師災及梨棗稚弱未堅之材不幸夭于
剗刷以故吾武林之木多不壽

人盡好名而不知所以修名。盡好利而不知所以規利。何也。惟其在名利上求也。

聞之先達云。士大夫雖極好。免不得有一篇極不好文字。送歸林下。蓋彈章也。雖極不好。免不得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泉下。蓋墓誌也。予觀近世誌銘。往往倩人代筆。請一官銜。其中句字艱澁難讀。細按之不勝罵詈。刻成遍送親友。其子業儒。列學校者。冥然不覺。所以能奇。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情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耳。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闍宦。非無後者。而較之常人。反貪也。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嘖。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樵魯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已。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已。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靦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極有廉耻。父母偏生出極沒廉耻兒子。趨勢附利。無因至前。穿窬之心。靡所不至。虧體辱親。不孝莫大。有等開口便要笑人者。生出子弟。還爲人笑。此佛家所謂花報也。

醉者自言我醒。醒者自言我醉。富者諱富。以貧說之。則解。願貧者諱貧。以貧刺之。則切。齒愚者

必自居于靈說他蠢不啻殺父之仇狡者亦復如是人之真情斷斷欲匿者也。

幫閑走空之客銅臭之夫奔走權津要路一旦貶黜未免贖餞遠送慰安依戀一旦捐館未免吊喪祭奠哭泣哀號此勢利中之道義也主司閱卷看得這秀才文章佳甚以科第期之待遇頗厚不過望他將來顯榮今日預先收爲莠李累科不中心抱狐疑因而疎薄此道義中之勢

利也。

禱病許香願。是陳皮湯。遇考索薦書。特遼東豕。祇有小試。儒童好卷。頗少若無人情。不能成案。故向來相沿。開此一倖竇耳。

世風惡薄官。同則年同。然一榜中。定有幾個異人。急須着眼。不可交臂而失。今人待會試。座師比鄉試。座師稍濃。不過勢利之念。謂其官尊耳。其實知己之恩一也。據予見宗師進學。選貢者。

其恩亦等。

下第時。但可對朋友坐。卽朋友高飛遠舉者。對之亦不妨。蓋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妻子奴婢何也。以腹悻故。彼愈慰藉。則我愈無顏矣。

乞兒白晝登門。捨一錢。猶有吝色。暴客昏夜入劫。雖棄去千金。而不顧何者。有畏有不畏也。今之有求于平原君者。動輒低頭折腰。異其憐我。

無有是處。

清客諂士夫訝其近日容顏精彩因而縱色爲害不淺先生謨學生許其異日元魁名世因而滿盈作業最大

蘭亭脩稷羣英咸集計四十二人而詩不成者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慎重不輕下筆若此今人卽席賦詩矢口和韻便令七步高才不得專美嗟夫

居官清者御下必刻。事上必傲。恕而謙。斯完德哉。居官墨者御下必恕。事上必謙。刻而傲。是絕物也。

已酉順天塲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似涉禪語。予惴惴于功令。彷彿鄭五歇後體。以自箴。○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儘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孔子犯了鄙夫問于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

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言
債事一人國。音孤○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
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知。當年孟子犯
了德術知。

人情聽言以先入者爲主。至于建議。不自我發。
而他人先發之。耻而且忌。縱竒舉美業。百計沮
撓。此二病。雖賢者不免。

人最不肯服善。以故是非不公。假令鄉先生與

孝廉裴足不入公門在彼特自守之常不足矜也而流俗必訕之曰性僻口好名曰渠無嚙托之才加一極平妥此語則曰渠家溫無藉于此而不知秉性之貞黷全不係家生之饒乏也

處叔季之世機械相角斷難如意惟有誠信可行誠信卽遊世之術也然愚人守之又坐困矣還須大聰明人得力于此

不必身爲善也人有善而我抽揚之這便是苦

陸心不必身爲惡也。人無惡而我誣罔之。這就
是蛇蝎口。今在下位者。但有毀而無譽。居上位
者。但有彈章劾人。而並無特疏薦人。則聖人所
謂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者。永不可期于世矣。

沈氏弋說跋

夫言以足志而欲垂不朽視德
與功則彌難何也德功有途轍
可踵而言莫醜于襲故舜之于
堯武之于湯尙父之于阿衡皆
襲也而文中子襲孔子則不成

其爲書矣吾武林自 昭代二
百餘年立言者寥寥無人非無
人也此唾彼拾他衲我補未見
有特翔之竒可以駕軼先民成
一家言者徒災木已耳沈子幼
宰半生精力畢耗於舉子業而

非其志也間以其餘緒遊戲古文辭題之曰弋說弋說義取彈射其名似翔而核其實已先獲于古人屈氏以騷弋左氏以傳弋司馬氏以史弋班氏以書弋賈氏董氏以策弋淮南氏以解

弋而幼宰以說弋弋等耳代降
而宋議論煩且厭大率以陋劣
之腸好持中庸之論甚則刻急
以求而幼宰大暢其所欲言如
開山之斧闢鴻濛木闢之境界
指以示人令覩者翻然一新而

巽入之妙曾不啻針芥乳水之
合未嘗鑿空憑臆以驚怖愚侗
非胸中有識筆際有膽何能若
斯嗟乎經世之士當有道則言
危爲逸民則言放幼宰值可危
之時處得放之地而危以遜濟

放以倫攄故難及也讀弋說者
因言以想見其人因人以還索
其立言之志則迷者豁拘者開
傾者坦靡者振凡庸者超朗雖
身未用世哉而行其言有補于
今傳其言有裨于後以方于近

世搽觚家所謂中原調館閣體者且何如耶幼宰才品直上而任誕忽俗有晉人風一切世法之輩疾之如仇故其聲不譟于莫越弋說出而後之君子必有論世而恨不同時者惜今人不

及見耳昔皮日休與孟襄陽生
同時居同邑而將其詩于蕭懿
王融之倫津津乎譽不置口劉
歆非不愛敬楊雄而有空自苦
之諷人情賤近貴遠習氣使然
矣豈盡出于忌哉予懼來佛頭

之誚贅言簡末附驥以馳若幼
宰則非譽聽之而况有海內諸
大方之月旦在又何藉不佞作
曹丘生爲

同邑友第徐如珩跋時
皇明萬曆乙卯歲六月朔也